

朱子題東坡詩



李 魁 东

书画集

岭南美术出版社

(粤)新登字06号

岭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总发行
中国环球(深圳)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1995年4月第一版 199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8 印张: 11.5
ISBN: 7—5362—1207—0

J·1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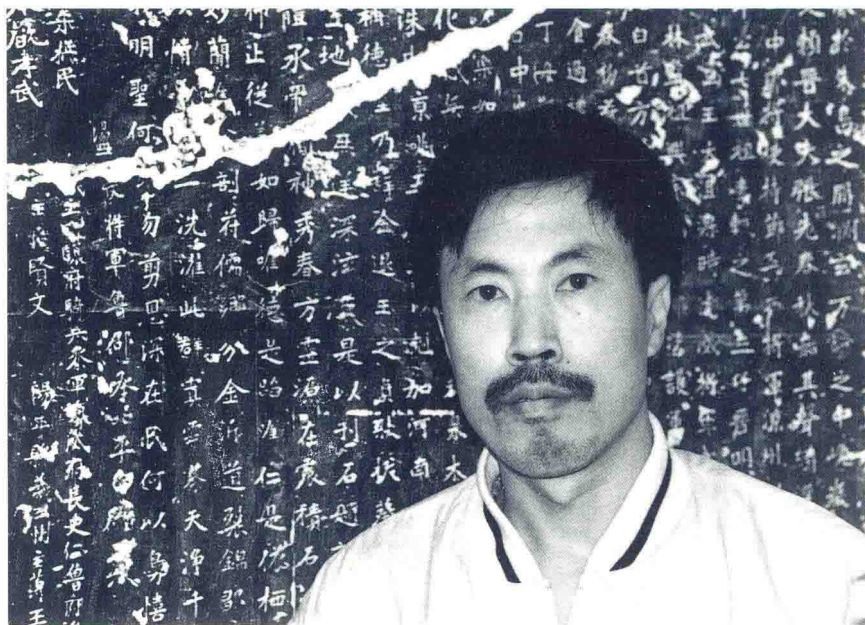
定价: 180元

目 录

照东书画艺术感言

——代序	李伟铭	1
1 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3
2 岷山脚下人家		4
3 松韵泉声彻耳清		5
4 长天一月坠林梢		6
5 轻烟细雨过山岗		7
6 远上寒山石径斜		8
7 暮霭沉沉炊烟袅袅		9
8 断鸿声里		10
9 霜叶如丹照嫩寒		11
10 雨后青山净如洗		12
11 橄榄坝小景		13
12 山雨欲来		14
13 谢灵运诗意		15
14 好雨知时节		16
15 瘦骨不怕秋风		17
16 应作如是观		17
17 秋 涧		18
18 岭上多白云		19
19 湘西凤凰镇小景		20
20 秋水日潺湲		21

21 奇幽金鞭溪	22
22 薄 暮	23
23 浓 荫	24
24 岷江畔拾稿	25
25 叶叶蕉相击声声鸡鸣已	26
26 我言秋日胜春朝	27
27 棹歌中流声抑扬	28
28 轻烟漠漠	29
29 木落风高	30
30 天山霁色	31
31 山溪放棹	32
32 凤凰时雨	33
33 砮崖转石万壑雷	34
34 深秋	35
35 山水清音	36
36 版纳写生稿	37
37 果子沟印象	38
38 书 法	39
39 书 法	40
40 书 法	41
41 书 法	42
自叙	43



李照东，汕头达濠人。1954年生；父曾经商及从事工艺设计。长成五岁，父因病赋闲在家，以书道浚其灵台，启其心智；家贫，以毛笔蘸清水据红砖临晋唐人帖。偶作纸上书。竟见重于乡人，一时争相传播，名号妇孺皆知，报称“粤东神童”。严父尊儒、释之学。虽年幼未谙适从，然耳濡目染，影响至深。后历政劫，家益贫，辍学事工，以薄入聊补无米之炊。至七十年代初，乡中兴工艺风，始习画。屡持习作就教于潮中名公。后得识岭南林丰俗先生，晓以写生之道。79年末期，得岭东画坛宿嗜梁留生先生引荐，赴梅州工艺厂教画。随有缘写生、图绘客家山村，足迹几遍及嘉应州各县。历五载，娶妻生女。84年底调深圳工作。书画作品曾参加市内市际，省内省际、国内国际各级展览，及见诸报刊杂志、书画专集。行踪曾历西南西北，田园乡野，高山大川，名胜古迹，没名荒郊。曾先后在汕头、梅州、深圳、香港举办个人书画展及双人四人联展。现就职并结庐于深圳南山区。

照东书画艺术摭言

——代序

李伟铭

在我的朋友圈子中，李照东属于天才早慧一类的人物。

60年代初期，照东7岁，便以一手大气磅礴的擘窠大字享有“粤东神童”之誉。这种不平凡的开端，培养了他对书法艺术历久不衰的兴趣，同时，顺理成章地确立了他驾驭中国画艺术的信念。

照东正式学习中国画开始于70年代初期，那时，他辍学在家乡达濠的一个“街道工业”谋生；在此之前，由于他儿童时代特殊的经历，他至少已经与当时所有著名的潮籍书画家建立了广泛、牢固的联系。他所熟悉的老一辈海派艺术家如王兰若、刘昌潮、郑辅宣诸先生，当然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他们优雅的线条风格，对系统接受过书法训练的照东来说，无疑是直接有效地引导他进入中国画艺术殿堂的“捷径”。他最早的绘画习作，大约就是这些前辈艺术家作品的临仿品。差不多与此同时，照东又通过他儿童时代的艺友方楚雄开始与林丰俗、陈永锵诸人交往，后者在传统的海派艺术之外带来了一种新的经验：较之现成的视觉图式，自在的大自然可能是更为有效的师法对象。于是，林、陈包括其他类似的接受过50年代以后的现代学院教育的艺术家强调直接、准确地表现来自生活、来自大自然的感的倾向，很快给照东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至少从70年代中期开始，照东就放弃了“临仿”这种传统的学画惯例，把直接到室外写生作为理解、掌握中国画艺术的语言技巧及其精神特质的主要方式。他这一时期的习作大都具有一种生涩的“生活气息”。强调在画面中可以辨认的环境气候特征，与强调内在的理性自觉，成为照东早期绘画的双重标准。表面上看来，这种自我约束与他作为一个具有抽象艺术特征的书法家的修养不无矛盾。但是，在我看来，恰恰正是这一点，体现了照东超越书家这一角色的界定的愿望和他成熟时期性格中某种独特的自制力。他不想轻率地把绘画仅仅看作书法的延伸——尽管，把绘画当成书法在传统的美学理论包括实践经验中不乏先例，但是，严格来说，书法毕竟是书法，绘画

毕竟是绘画，两者分立，恰好证明它们在不同的表现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语言的自律性。

必须指出的是，确保李照东在他过去的岁月中一直把书、画艺术在事实上变成一种“职业”的重要条件来自于他的家庭的影响。尊翁李永芝居士本来就是一位持律甚严的书法家；或许更重要的是，在照东的家乡，追求知识和热爱书画，是一种独特的人文传统，在这里受到普遍尊重的人物，大多是那些能书善画的饱学之士。按照李永芝居士的愿望，他的儿子的天份既然得到社会的认同，当然更应该获得家庭的呵护。这种善良的愿望在事实上形成了照东少年时代生活的保护伞，使他从来没有因为经济或其他的原因而放弃书法然后是绘画的练习。我记得，70年代初期，物质贫匮，城镇就业艰难，一天，照东就用他大哥千辛万苦磨制的手工艺品换成一迭硬币，作为和我到棉城拜访郑辅宣老师的费用。

或许是作为直接来自家庭的庇护的回报，80年代初期，照东离开达濠只身到梅州谋生。与达濠其他的一些业余画家不同的地方在于，照东渴望在学院派的系统中找到被社会认可的出路。他在梅州的室外写生成为在达濠已经开始的技巧训练的继续。这种不无拘谨的重复在某种意义上未始不能视为来自父系的自我约束精神的影响，但是，也确乎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照东性格中寻根究底的韧性和毅力。因为种种原因的凑合，照东虽然始终没有进入美术学院接受正规的专业训练，但他确信，他的努力，完全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而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照东在梅州的写生对构图和造型、色彩的理性强调显然超出了对母题的直觉把握，它在题材上打上了南国山川的印记，但是，在形式上却具有那些从接受过写实主义语言训练的学院派艺术家的作品中普遍能够看到的那种风格特征。

如何自觉地发掘利用在书法艺术上积累的经验，使传统的线条风格在写实主义的语言框架中得到更为充分自由的表现，在照东那里似乎是一个滞后的问题。照东的过分严谨，或者说他的按部就班的求知之心，可能是妨碍

他的画面无法变得轻松的主要原因。有时，照东也偶尔试用尽可能简括、飘逸、富于节奏感的书法性笔法，同时，试图放纵水墨的自在性以获取某种未曾预设的偶然效果，但是，这种有悖于“初衷”的选择，结果往往变得矫揉造作。

把沉稳、冷静精神气质变成一种单纯、深厚的形式张力，是照东移居深圳以后——具体来说，是近四年来照东绘画的创获。他首先删除“随类赋采”斑驳杂乱之感，以层层累积的笔触、墨渍不断加强母题饱满、结实的力度量感。这种趣味的转移除了部分源自对黄宾虹的经典图式的偏爱之情外，外部生活的变化促成照东从室外写生转入了室内制作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题材趋同于是形式的推敲成为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显然，这种仍然植根于理性的追求已经偏离了他过去信仰的价值；他的努力变成了个人的创造性潜能的确证，并最终赋予形式以自在自足的风格力量。

照东在书法艺术上的天才早慧与表现在绘画上的大器晚成，一直是一个费解的问题。也许，“天才”就某一方面而言就是无法用世俗的成规加以检验的直觉，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心理特质。但是，对书法这样一种玄奥的艺术即使是最表面层次的理解和掌握，无疑都需要长期的知识准备。事实表明，照东孩提时代的书法作品绝对不是于今俯拾皆是的那种儿童书法班习作，它所达到的自如飘逸特别是那份引人入胜的“灵气”，与他的实际知识相比无疑具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感。据我所知，照东在绘画上并没有经历过儿童的“涂鸦”阶段，70年代以前，书法一直是他的兴趣中心，他的家学渊源没有象书法一样为他在绘画上提供直接有效的启蒙。这种已然的前提在他那里是否“先验”地分隔了书法与绘画直接沟通的渠道，难以遽断。总之，在我看来，表现在艺术中，照东在绘画中达到预期的目标较之书法遇到更多的“有意识的”技术上甚至精神上的障碍。换言之，其绘画近作形式上的饱满结实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焦虑和紧张感，它所记录的，再也不是那个令人赏心悦目

的童年时代的神话，而是身居闹市、人到中年沉重的负累与无法言表的爱恋和厌倦。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照东的绘画——主要是山水画——超越了母题“参赞自然”的古典精义，而具有了可供阐释的当下文化价值。

差不多20年前，冬天，一位布衣短打，头顶xuegu斗笠（一种专门用于七月鬼节的廉价祭品）的汉子正在海边垒土为灶、拔草为薪——那就是我，李伟铭。我已经从我看守的生长于惊涛骇浪的紫菜中采来嫩黄腥鲜的极品与番茨、糙米合炊，烹制成于今菜谱中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大餐与隔山来访的李照东共享。照东的整洁优雅与我的邈邈粗俗固然是形式上的强烈反差，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求知、向善的精神的共鸣。毫无疑问，我们的友谊、性格有趣的组合已反映了达濠人文化传统的某个侧面。今天，当我独处书斋、静观饶公手书“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的赠联的时候，神明深处轰响飘荡的却是达濠、东湖的季风怒号和挟带海水腥咸的书墨清香。我想起了那些少年时代的朋友，他们是我包括照东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阶段的生活见证人，也是构成我们的知识和人格最重要的力量的来源。李永芝居士、郑辅宣先生，他们的音容笑貌包括他们善良、森严的教诲，已经变成墓前青葱的宿草。人生如梦，艺术是否永恒？我不能回答。我只觉得，因为那种源于少年时代的热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充实。

严格来说，艺术，本质上是一种“骗术”，超越永恒的诱惑或许正是确立永恒的前提。因为追求一种被视为永恒的价值，于是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败、沮丧与苦恼。这，恐怕也正是罗曼·罗兰在他辉煌的晚年坦诚承认他愿意以一生的荣誉换取片刻真正的幸福的原因。因此，当我展读照东近作并把我所有的朋友、老师与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我无法变得轻松，甚至无法获得某种确切的成就感。我无意把我这种不无消极的感觉强加于照东，强加于读者，但是，在我看来，这至少是一种较为可靠的保证：保持适当的距离是领略人生包括艺术的真谛的条件；照东书画也可作如是观。

甲戌岁暮于麓景岗西



阮家莊山景
亦晴而經正木
阮家莊山景

阮家莊山景
亦晴而經正木
阮家莊山景

阮家莊山景
亦晴而經正木
阮家莊山景









轻烟细雨过山岗
75×35cm 1994年

